



The Baker Street Letters

Michael Robert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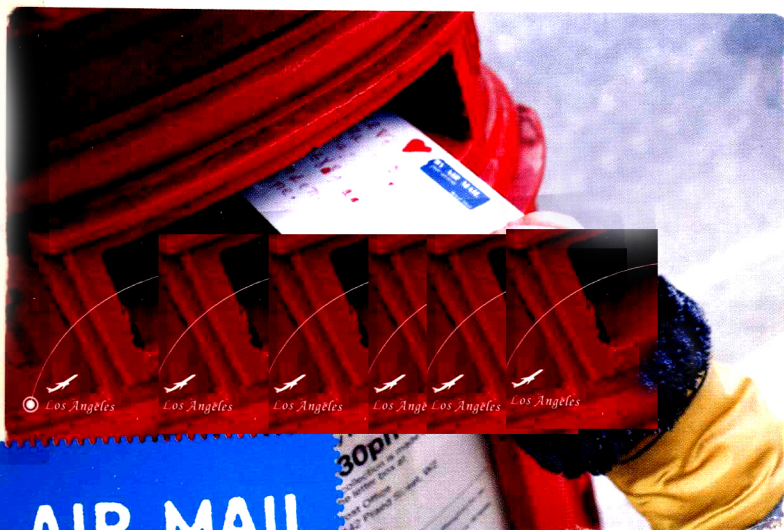
[美] 麦可·罗伯森 著
王欣欣 译

福尔摩斯先生 收

SHERLOCK HOLMES

221B Baker Street
London NW1
UK

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
我的爸爸失踪了……



AIR MAIL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The Baker Street Letters

Michael Robertson

[美] 麦可·罗伯森 著
王欣欣 译

福尔摩斯先生 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先生收 / (美) 罗伯森著; 王欣欣译.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0. 12
ISBN 978-7-5057-2828-8
I. ①福… II. ①罗… ②王… III. ①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6931 号

THE BAKER STREET LETTERS. Copyright © 2009 by Michael Robertson.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information, address St. Martin's
Press, 175 Fifth Avenue, New York, NY 10010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书名	福尔摩斯先生收
著者	(美) 麦可·罗伯森
译者	王欣欣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东莞新丰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80×1230 毫米 32 开 8 印张 21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828-8
定价	29.8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1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版权登记号: 01-2010-5985

序幕

洛杉矶，一九九七年。

他只不过是抽根烟。

他知道不应该，不光因为他从前两任前妻都这么说，更因为他的医生到现在都还一直这么说。

他知道不应该，因为公司规定这条新地铁的隧道工人不许抽烟。

可是定规矩的人又不用像他这样辛苦，值十二小时的班。

而且乙炔炬的动火作业许可已经批准下来，就表示这里没有易燃气体。

而且他真的只想抽“一”根烟而已。

所以他往隧道深处移动，躲到新砌的混凝土后面，避开那些易燃的塑料衬垫，也避开工头的视线。他坐在一台肮脏的运输车上，小歇片刻，拿出一根香烟，只有一根，衔在双唇之间。

然后，点燃火柴。



伦敦，六星期后

“干嘛这样盯着我看？”

劳拉问他话时头也不抬，橄榄绿色的眼睛专心看着晚餐，只挑起一边眉毛。

“你的头发……”雷吉说谎，“沾到香槟了。”

她大笑起来。雷吉希望她之所以笑是因为想到了九月在肯辛顿花园的野餐，那天她的红头发不只沾到香槟，还沾到好多别的。

他希望她能想到那天，因为今晚月色美好，月光洒进他巴特勒码头顶楼的豪华公寓里，他很怕她打算把头发放下来。

雷吉希望别跟上星期一样，所以才会盯着她看。

厨房里突然传出一阵声响，原本该端出黑莓塔的汉普斯德太太递给他一支话筒。

“你弟弟打来的。”

“我明天早上会回电。”

“你弟弟耶！”汉普斯德太太强调这个字眼，并且把话筒往雷吉和劳拉之间一送，说，“他说有急事。”

“跟他说我会回电，”雷吉重申，“早上再回。”

“随便你，你可就只有这么一个亲弟弟。”

汉普斯德太太真神奇，讲起话来跟雷吉过世的母亲一个样儿。

劳拉说：“汉普斯德太太，你说得对。雷吉，别拗了。”

雷吉想从劳拉的表情看出点什么来，可是她的目光不肯和他交会。

他接过电话，态度不好。

“耐吉，什么事？”

耐吉说：“电话里讲不清楚，你得过来亲眼看看。”

弟弟说话的口气像有要紧事，但听在雷吉耳里却不尽然。耐吉今年三十三，只比雷吉小两岁，两人对紧急大事的评量标准有时并不一致。

雷吉打算挂电话。“这事晚点再说一定也不迟。”

劳拉抬起头。“没关系，”她看看手表，“反正我也该走了。”

雷吉赶紧望向她的眼睛，她再度移开视线。

他只好对着电话生气地说：“我等下就过去。”

劳拉把一条奶油色披肩裹在有雀斑的裸肩上，两人坐电梯下楼。

他们走出金属与玻璃做的电梯，坐上雷吉的捷豹 XJS 车。

车沿着河岸开，他们好一会儿都不说话。天上飘着小雨，空气中闻得到河水的味道。

劳拉说：“你不应该对弟弟讲话那么凶。”

“我很凶？”

“对，别忘了，他才刚出来一个月。”

“我没忘啊，”雷吉已经不愿再去想那件事，但他没忘，“我只是心里想着别的事。”



劳拉说：“反正今晚我也累了。”然后又加上一句：“我想你那边结束应该也晚了。”

她说得好像挺希望他会忙到很晚，这可不是好现象。他说：“我原本还想，这回终于帮他找到一份他不会弄砸的事了，幸亏前任做这事的人——从美国度假回来就撞上双层巴士，算咱们运气好。”他发现自己说话又刻薄起来，连忙住嘴。

劳拉说：“那人真可怜。”雷吉很惊讶地发现，现在居然连她同情某人他都会感到嫉妒，更何况她同情的还是个陌生人，一个死掉的陌生人。

劳拉又说：“一定是忘了英国的行车方向。”

“给压成了土豆泥。”

他将车向右转进窄窄的却尔西街，然后开上劳拉家的车道，那是栋砖造小屋，屋上覆着长春藤。

他们走过前院的石板路，劳拉在门廊下轻轻亲了雷吉一下，跟他说“晚安”。他很想知道她今晚接下来的时间打算做什么，但忍住没问。

他回到车上，绕海德公园东边往梅利本区开，快到摄政公园的时候向南转进贝克街，再开半个街区，然后停车。

这栋建筑物叫多塞特大楼，是多塞特全国建屋互助会总部所在地，占了整个贝克街两百号街区。

现在已经很晚了，雷吉走进大楼的时候，大厅里只有一名警卫，雷吉经过时向他点点头。

雷吉经过大厅走向电梯，在大理石地板上的脚步声发出回响。

他最近刚租下二楼，把他的法律事务所设在这里。伦敦的律师多半都把事务所设在可以轻松走路到四法学院¹的地方，但雷吉不想要那种便利。多塞特的租金非常便宜，一开始他还疑心有什么问题，后来才觉得自己交上了好运气。

雷吉搭电梯上楼，出电梯的时候差点撞上正打算进电梯的布林克女士。

“噢！对不起，我没想到……”

“我也是，”雷吉说，“准备要回家啦？”

“是的。”她说，“但既然遇到你……”

“嗯？”

布林克女士是他的秘书，做事非常有效率，老爱说她在这位置上做了多么久。她很快在手中一大迭纸里找出一份文件交给他，说：“你不要先签一下这个？是你在劳氏保险的经理人送来的，原本想星期一再签，想不到今天就碰到你。他对你目前承保的建筑业有点不安，建议你改成风险比较低的东西。”

“像是？”

“媒体方面的集团吧，他应该就是这样说的，娱乐事业之类。”

雷吉接过文件，开始浏览。布林克女士年约五十，瘦得像只秧鸡，天生有过动倾向，站在一旁等得很不耐烦。

“他说这样子报酬会低一点，但风险也低，”她说，“至少拍电影的

1 | the Inns of Court, 包括林肯法学院、葛雷法学院、中殿法学院和内殿法学院。

比较不容易被告。”

“没错，”雷吉把文件签好还她，“谢谢你，布林克女士。我弟弟还在吗？”

“是，我想是。”

“那么，晚安啰。”

“晚安。”

布林克女士乘电梯离开，雷吉继续沿着长廊向前走，两旁与肩同高的灰色隔板隔出许多工作小间，是之前多塞特使用这层楼时留下的，现在多半空着无人使用。雷吉事务所的规模目前为止还没那么大。

这个时间主要照明都已关闭，只剩靠贝克街那一边窗外透进来的光、职员计算机屏幕发出的断续闪光和走廊尽头耐吉办公室的灯光。

空调也已经关了，温度尚可忍受，但空气很闷很不流通，积聚了打印机碳粉和旧纸的味道。

希望不用在这里耽搁太久。

耐吉办公室的门半掩着。雷吉在门口站了一下，想看看耐吉的工作习惯有没有改进。

并没有。

角落旁的垃圾桶边，散落着许多揉成一团的纸球和糖果纸，应该是耐吉投球不进的结果。办公桌的桌垫上接了一堆饼干渣，收件匣里堆满了尚未处理的信。

收件匣旁边，一把聪明豆巧克力下面，是律师公会寄给耐吉的公开信。



他打电话找他来一定是为这件事。

耐吉背对着门，在木制档案柜的抽屉里找东西。雷吉敲敲门框，耐吉把椅子旋回来面对雷吉，结果把一叠空白表格碰得散落一地。

“噢！”耐吉一见到他就说，“你刚跟劳拉在一起呀！”

“你现在突然明白这点是因为……”

“因为你那个烦恼的表情，最近你常这样。”

雷吉不想讨论这个，他指着律师公会寄来的信问：“纪律委员会？”

“那个？噢，对。”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上头怎么说？复职听证会的时间排定了？”

“对，排在周一早上。”

“太好了，这事赶快了一了，你就可以丢下这些琐碎杂事，回到真正适合你的工作上。”

耐吉有点敷衍地说：“没错。”

“有没有具体说要怎么罚？”

“他们显然觉得我已悔过，不再威胁要永久吊销我的律师执照了。”

“不出所料。他们对这起‘不当行为’打算审慎处理，多亏那个斯塔福郡律师跟客户的太太乱搞上了《每日邮报》，他那客户是上议院的，麻烦大了。你的听证会只是个形式，只要你在现场表现乖一点，加上我坐在旁边压阵，你一定能复职的。”



耐吉静静听着，没有异议，但手指头开始敲呀敲，一边膝盖也轻微抖动。“我想一切都会顺利吧，”他说，“但我打电话给你是因为……”

“不是为这个？”

“当然不是，”耐吉胡乱清理一下桌上的东西，把聪明豆和饼干屑推到一旁，打开刚从档案柜拿出来的活页夹，把里头的信拿出来，然后忽然停下动作，说，“也许我不该打电话给你，你不会了解的。”

“你是说我不会同意吧？”雷吉不知道他打什么主意。

“不，如果你了解，就会同意，但你不会了解。”

“耐吉，劳拉在等我，你有话直说好吗？”

耐吉把那几封信摊在桌上给雷吉看。

“我份内的工作包括回这些不该寄到这里的信。”

“那有什么问题？寄错了退回去就好。”

“没办法，这在合约里。”

“什么？”

“合约里规定承租人要收这些信，不得向邮局抱怨，不得要求他们停送，甚至要用固定格式回信……噢？我不知道把它放到哪里去了。”

“我还是不懂你说什么。”

“收件匣里一堆这种东西，你拿最上面的看吧。”

雷吉拿起一封信来看了看，愣住了。他瞪着信封上的地址好一会儿，然后不敢相信地望着弟弟说：“耐吉，这是在开玩笑吗？”

“不是玩笑。”

雷吉大声念出信上地址：“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伦敦贝克街二

二一 B。”

他轻蔑地把信丢回桌上给耐吉。

耐吉泰然自若地说：“再看看其他的。”

雷吉拿起另一封，念出收件人和地址：“顾问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伦敦贝克街二二一 B。”

再一封：“请贝克街二二一 B 转交养蜂人¹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耐吉点点头，双手抱胸。

雷吉问：“你是要告诉我，这篮子里的信全都是寄给他的？”

“对，收件人都一样，只不过称他养蜂人的不多。”

雷吉瞪着手上的信看了一会儿，抬头问耐吉：“你是说，就因为我们的地址……”

“对，”耐吉说，“就因为你的新办公室设在一座占了贝克街两百多号这整个街区的房子里。”

“可是绝对没有人会相信……”

“显然有些人是相信的。”

雷吉再看一眼堆在篮子里的信，大约好几十封，形式多样，有的用手草草写就，有的是用旧式雷明顿打字机打的，有的是用激光打印机印的。

事实上，写给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信比他们收到的正常信件还多，

1 | 福尔摩斯退休后养蜂去了。



这真令人生气。

“如果福尔摩斯真有其人，早几辈子就死了烂了，这些人难道都没想到过？”

耐吉耸耸肩说：“那我不知道，但多塞特大楼收这些信件回这些信件已经很多年了，贝克街观光委员会对此很满意。”

“那就叫他们去回信好了，我们干嘛要……”

“因为这些信向来都寄送到这栋大楼的这一层楼，现在你把它租下来了。而且你知道的，租约中特别写明，这屋子的使用者必须负责回这些信。”

雷吉一时之间答不出话来，现在换耐吉向他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了。

“你当然知道吧？我是说，你签约之前一定看过整份租约吧？”

雷吉说：“当然。”

“在附录 G 的第 2a 段，第 3d 条。”

雷吉不吭声，他知道是怎么了，但实在不想承认，尤其不想对耐吉承认，这租约条件太好，他当时一心只想赶快签定。

他叹口气，坐下来。“当初我觉得这不重要。”

“这些信大部分真的都不重要，”耐吉说，“有数量惊人的猫主人相信福尔摩斯是真人，并且相信他会为寻找一只虎斑猫的下落而复出办案，那些猫只不过是出门玩耍，可是……”

雷吉打断他的话：“是我的错。续约的时候我会把这条拿掉，至于现在，我会先去跟欧克说，这些事交给别人处理，你应该要做重要的



事。”他起身拿起外套。

耐吉说：“可问题不是这个。”

“那是什么？”雷吉在门口停步。

“是这个，”耐吉拿起三封信，“表面上看来，这些信全是同一个人写的。这封今早到，它和资料夹里另一封在一个月前寄来的信都提到同一封信，一封二十年前的旧信。那封旧信给放错了位置，摆在档案抽屉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

“那有什么问题？”

“你自己看吧。”

雷吉拿起最旧的那封信，迅速看了一下。它是手写的，颜色有点褪了，但还算清楚易读。信中附了个回信地址，在洛杉矶。

“她在找她父亲。她父亲在圣诞节前失踪，她要找他，希望能得到协助。信里附了一份她称为‘爹地的地图’的东西，希望有助于寻找那个遗弃她的父亲，”雷吉看不下去了，“她居然写信请一个虚构的角色帮她寻父。”

“对。”

“这很感人，或者应该说这很可悲，可是……”

“如果是成人写出这种信，确实可悲。但我猜她写这信时不会超过八岁。看她写字有多认真多骄傲就知道了。”

“而且还用蜡笔签名。”

“对。你再看看另外两封。”

这些就不是用蜡笔签的了。两封信都是激光打印机印出来的，用



墨水签名。雷吉说：“她问我们有没有保留最初那封信的附件，如果还在，能不能寄还给她。这两封信内容差不多，口气一封比一封更强烈。”他把信放回桌上。

耐吉问：“你看出问题所在了吗？”

“应该吧。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危机，如果你找得出那张附件，就还给她，如果找不到，回她一封固定格式的道歉信就好了。”

“你没抓到重点，”耐吉说，“最近这两封信不是她写的。只有第一封是，那是她小时候写的。后来两封是冒名信。”

雷吉叹了口气：“都怪我，要给你找事做真不该找这么……”

“你看嘛！”耐吉起身将信凑到雷吉面前说，“签名是假的。虽然签得很小心、很完美、很像，除了没用蜡笔，简直一模一样，可是没人长大后签名还会跟小时候一样啊。这绝不是她签的，玛拉绝对没写这两封信。”

“玛拉？”雷吉问。

耐吉红了脸，坐回椅子上。“那是她的名字。”

雷吉直直瞪着耐吉，努力想看出耐吉的心理状态到底是真的有问题，还是只是精神不安的老毛病又犯了。如果是后者，那还好，他只会分心几天，不干正事，但危害不大。

雷吉谨慎地说：“耐吉，你没跟这位年轻小姐联络吧？”

“没有，”耐吉平淡地说，“我联络不上她，只在她电话里留了言。”

“该死，你脑子是坏掉了吗？”雷吉说，“你的律师生涯危在旦夕，还有心情去跟那种会写信给小说人物的人胡搞？我们这里又不是救难中



心！”

“没人在胡搞，我只是……”

“耐吉，这是家法律事务所。”

“在目前这种特殊状况下，我想……”

“不用管我公司的声誉，光想想你会被人家怎么告就好。居然鼓励精神有问题的八岁小女孩把夏洛克·福尔摩斯当作真人。”

“她不是精神有问题的八岁小女孩，她以前是小女孩，现在已经长大了。”

“现在是非常时期，要是律师公会认为你又管闲事了怎么办？这简直是自找麻烦！”

“我就说你不会了解，”耐吉语气很火，“但至少看看这份附件吧，”他递上一个旧信封，信封上方有草率撕开的痕迹，“这东西……”

“不，我不想看也不想知道，”雷吉说，“如果你非管不可，就把这件事通报给当地警方，把信寄给他们，把你对这事的看法也寄给他们，然后就放手别管了。”

雷吉气呼呼踱向窗边，又转身望向耐吉。

耐吉假装在凝视桌垫上的污点。

雷吉说：“我要你保证，保证你会放手不管。”

“我会啦。”耐吉说话的时候并没抬头。

雷吉走到门边忽然停下，他想到劳拉说他对弟弟说话太凶，于是放慢速度把外套拉平，回过头说：“耐吉，你还记得你是怎么摔断腿的吗？”



“记得，打橄榄球斗牛的时候被你撞倒。”

“不是那一次，”雷吉说，“是更早以前，你五岁的时候。你看美国的‘超人’影集看了太多次，拿妈妈的红色桌布当披风，爬上屋顶想要飞。你还记得吗？”

“有点模糊。”

“从屋顶跳下来实在是个很糟的主意，”雷吉说，“星期二一起打壁球？”

“好啊，”短暂沉默后，耐吉又说，“我收拾一下东西再走。”

雷吉点点头，离开了耐吉的办公室。

他再度穿越那些井然有序的办公隔间，走到电梯口，按下下楼按钮，这时，他听见有人喊他。

很遗憾，从走廊上冲过来的人是罗柏·欧克。

欧克是公司里的资深职员，很讨人厌，可是却很会帮雷吉谈律师费……那是种非常有用的特质，可以弥补其他性格缺陷。

欧克过来跟他一起等电梯。雷吉说：“大家都加班啊？欧克先生，我们今天似乎都很晚下班。”

“不，不。我是说，并不比平常晚，只是想努力多赶点东西，你知道的。我想你应该只是来看你弟弟的吧？”欧克跟平常一样讨厌，“既然他们让他出来了，那我相信一切都……”他发现自己说错话，赶紧住嘴。

“欧克先生，我弟弟去的并不是布罗德莫¹，而且他是自愿入院的。”

1 | Broadmoor，在英格兰，是精神异常罪犯的收容所。